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七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長樂郡
振鐸西
請子也

此兩門元本銓次未定今不敢自為區別姑併作一門而存其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一作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

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此一無勇於敢
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
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
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
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
中九天章閣侍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
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
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
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
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

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
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
水洛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

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
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
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
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

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
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

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

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凡而

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

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

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

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

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

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皆往賻之然後妻

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
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
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
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
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
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

議進退

一作

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

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

避

一有於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

上得益與大

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

下悚然知

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

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

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

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

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

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

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 上悟意解

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

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

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累有除授

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 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

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

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

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

一作

閩人

一有知

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

除其甚害往時閩人

一作

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一作

士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者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

子弟有不率致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闔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一有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宇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

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
間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
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
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
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
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親尚
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
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
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

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

乃止嘗為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

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一字又有以問公公

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

適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

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

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

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

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二

可惜 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社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

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
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
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
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
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
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子騷
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 天子
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
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 上好納諫諍未嘗罪

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
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
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
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 陛下
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
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郊公也邊
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置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
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
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
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 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
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 上難之公
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
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
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
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
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
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倘顧問
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

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
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
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
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
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
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
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
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
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
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

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
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
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
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
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
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
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
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

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貢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
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
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
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
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
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
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
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人後為

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

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

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

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

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

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

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今後十餘年先

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

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士常居

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

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

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

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

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

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

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

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

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
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
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 天子數遣
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
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
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
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
莆陽蔡君謨具目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
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
其墓之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
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曾多學者其尤
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
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
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
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
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
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

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

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 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 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 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

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

一作得

存衆說乘之汨

其原恠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闊浮雲刮磨蔽蝕相
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
斯文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
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
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人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
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宇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
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
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
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
一作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
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
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
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

續正宗七
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 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
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
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
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
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
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
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
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 天子奮然思欲振起
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
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

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
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
後所謂姦人所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間居徂
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
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
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
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
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
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
者學爲仁義也

一有仁急於利物
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
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
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
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
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
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
歲餘杜祁公薦之 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
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
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

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

一作寒

餒不自勝今丞相

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一無此字年

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
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
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
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

子之道兮逾

一作愈

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

一有亦云二字

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栢
魁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且惜字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

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

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

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

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

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

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

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

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

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息於久安尤

一作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

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
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
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
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
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
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
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
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
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
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

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

也居數年復

一作二年後

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

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

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

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

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

一有今字

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

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

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

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
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
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末
垂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
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
所居大人誰邪一作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

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

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

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

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

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堯臣宣州人也自

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作皆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

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

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

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

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

巧然氣宇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
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
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
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於詩然用以爲驪而不怨懟
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一有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
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
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
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一作風雅以譎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
講三年冬袷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

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
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
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
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
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
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
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
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
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

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
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
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
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
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
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
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一字無不以矜人至

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
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
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
如母天聖中與尹師曾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
第調監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
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
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
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
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
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

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紂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

感悟又嘗言 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

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

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

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

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

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

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

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

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

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
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
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
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
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
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
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
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
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

苟嗟吾鄰幾今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
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
得兮吾將誰咎

蘇明允墓誌銘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
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
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
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
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

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
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
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
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
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
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
間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
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
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
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

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

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

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

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

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

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

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

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

城縣此一無字令姬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

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 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藥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 天子嘉_{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

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酒然好劇飲大醉
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
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
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
卿少舉進士不中第一有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
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
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
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
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
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

校理

莊獻明肅皇

一有字

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

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

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
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
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河東陝
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
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
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
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

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
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
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
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
歡一作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
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
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
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
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

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合自重
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
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
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
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
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
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
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

已而擁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
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
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
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
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
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
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
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
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

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
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
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
命斬之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
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
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
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
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
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
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恠之已而以疾

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
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
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
師曾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
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
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
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
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
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
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有
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
少家隨州一有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予一作
為童子無下四字 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
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後七一作
八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
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解一有去久之復調江
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予一作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

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作以酒夜

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

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

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

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乃字我羞

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

因一有大字笑曰予知我者一作獨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

博辨雄偉其此一字無意氣奔放猶若一字有不可禦予又益悲

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二字無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

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

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

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

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

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

潘氏生四其作其娶温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日

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

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

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

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

續正志七
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
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
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
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
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
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如其以何
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
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
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

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
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某親自
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
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
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
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

少幼

一作

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

杖一作送

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
其父母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克以書來請曰吾兄之
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
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
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
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
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
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
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
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

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
耳其後志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
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
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
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
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之字
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
於世亦不可得也一有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
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
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

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
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
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
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祕
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
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
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
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作

果
决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
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
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
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
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
歸其藏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
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

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喪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

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

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

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

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

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

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

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

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

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

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諶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

一作距其縣東南若干里其原有

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

一作紀

穀城孔子廟碑所謂

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

死生之賜烏虜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汗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

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二字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

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

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銘日其字疆而仕古之道終不壽不為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

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殖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

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
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一無知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得則知不
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
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
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
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
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

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
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
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
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大夫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
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
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
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
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此六字吾處之
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一十年修始

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二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

夫人進號魏

一作韓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

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窳位而牽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八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事迹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文公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
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
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
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
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
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 今天子天聖寶元
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

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
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
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
諫官御史伏問以爭之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
罪然後已盡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
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
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
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
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

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
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
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
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
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 上所思
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
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
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
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 上固恠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

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

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
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天子以爲廷臣積官
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
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
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
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
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
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
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

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
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
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
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 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
老將盡死爲更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
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
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
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
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

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勅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旣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不知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抑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淫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

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鈞考財賦盡知其
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
歛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
度使百姓得宥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 上與執
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
論其故冀以寤 上 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
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
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
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第尤篤
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

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
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
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
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
未幾皆見用當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
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
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
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
暴得疾不能興 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
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

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

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其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韡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膺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 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歲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 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

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娶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

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貴
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
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
入哭其堂梳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
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
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
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再世有名爵於朝
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
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
謹撰次如右謹狀

沈內翰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
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
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
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
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
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
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
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

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諸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

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百兩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

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
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
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
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
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
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
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畧而州人之貧無以葬
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
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訖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
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
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
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
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
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
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

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 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

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牽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雖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

諱耀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 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

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 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

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
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
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
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
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
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敗亡者死
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 上曰令
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
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 天子以
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

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鉤治使
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
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令爲開封人
也會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
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
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真外郎者以君十五年
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
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
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
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

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
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
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
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服君無窮安石之
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
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叅軍數以公事抗轉

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
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
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
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
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
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
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
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
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

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歛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載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叅軍師陟爲大理寺

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淑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

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搏極天下之書
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
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
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
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
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
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
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
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
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

威以後宮爲戒 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
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
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
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
官貞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
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
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 天子出大臣部諸
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
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漸塹修器械屬州多宇

而師飽以有功君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緩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二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輕車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

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弃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某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某始盡弃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某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廸适違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某州某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李簡夫一尚幼君以某卒之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仕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脩變畫奇瘵毒旣除膏慰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司農卿分司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一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係以銘序曰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

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衡州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

四十二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王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

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矢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人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治漢水

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 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

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
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
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
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
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
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
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
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
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
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

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謚群泰貴
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
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
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
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
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
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
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時
此銘詩爲告新阡

湖北轉運屯田劉君墓誌銘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

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

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
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
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
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
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
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
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
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
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
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

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
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
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
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
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
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
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
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
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
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

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
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
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
當得意已而屯邇留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
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比愛君者所爲恨惜
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
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
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
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
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
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
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
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
請曰先人賴 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
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
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
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

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
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海南國除又舉進士中
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
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
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
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
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
以兄廕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
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
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

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
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
我得朝夕從之游以洒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
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 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
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
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徐
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
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
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
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

往顧利冒耻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
可謂賢於人也巳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
巳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
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
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
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
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
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
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
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

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
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
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
巳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
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
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
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
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雖
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

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戶部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某爲沂州刺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

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 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道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 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 上 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 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

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戰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羗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羗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羗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羗果反圍靈州議棄靈州勿事公議曰羗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除戶

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豨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畧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爲言詔

陝西卽經畧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士在空虛無人
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 上怒未有所發
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斂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
可用金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繇此貶公
爲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
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
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
堯咨請託爲姦以科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
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
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

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興
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旣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
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
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待君子
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秦
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
言惡公者因復紕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
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
郎勲至騎都尉遺戒曰母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

續正宗八
三十一
章
人行之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
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
者三人某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
議大夫公沒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若干年水漬墓
葬龍池鄉之原頭某年月日也葬有日鞏以博士命次
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安石視公猶大父也
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
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愈自謂志可行卒
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
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

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
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
義之事維才之字而薄于施及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
予公非在茲耶

度支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
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
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

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
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
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
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
而甥殺之州將脇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
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
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
行令事他日令姓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

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
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
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
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
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
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
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
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
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
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

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
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
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
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
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
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
終以為不直其弟訢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
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
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
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

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
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
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
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王公之喪而請銘
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
王安石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
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北部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申子

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
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
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
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
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
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
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卽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
選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
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

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
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
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
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
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
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
先臣恕得奉 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
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
卒事 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
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蹙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

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除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
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
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
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臣分
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
卽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
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
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
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
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

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
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
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
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
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
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對之時又均或斷而
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

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它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
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按姦發伏振擿利害夫人之以
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
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
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
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
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
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
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
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

以樞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
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
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
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
之女子男兩人景畧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
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
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韜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
宮以慰其子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

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奉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南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隸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勢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觀此則補之之於介甫非能有所正救必矣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細縕始

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能
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
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
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脩
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
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
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

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
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
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索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
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
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
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
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
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鄉
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

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少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嘗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

衆州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才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寫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旒旒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旒旒亦皆嶷嶷有立君社所施庶在於此

公四十以縣令入仕八月十日不試試示豐三平
士皆以階級且懸矣然卒不歸官也其大野者丞平也
京園于溫未幾外書崇文閣判官著其武腹必閣外駐
陪裏異曰其顯進士又策劍左昌軍前與對官塔對西
越宜其具其變為其言以禱大耳亦多辭之手
衆所上其不辨不辨今上唱出其日共萬言才不卓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九

敘事

名儒文人事跡

賢士大夫事跡

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曾子固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三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閣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
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
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為修 英宗實錄院檢

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通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具見於文辭閱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姦什

強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

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靜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爲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墮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一無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

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
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
先旣籍疆土歸 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
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
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
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
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
嘉郡太君夫人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一作郡君男
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
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第若子孫凡三

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
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跡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
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
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
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
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
安于此尚利後人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一無至節文之者

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
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
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
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 宋之戚氏其事可以以無次
一無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
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 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
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為一無正素先生後以子貴
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 太宗 真宗以賢能能一無為
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祿符天禧
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

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
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
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
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
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
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
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嚚子儉孫隆名極
位世世苟得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
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
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

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
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
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
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
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擢
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
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
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之南安軍至
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
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一作五十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

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
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
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
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
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
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
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
自長豐之戚村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
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
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

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謬特異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
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
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是
豈可一無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
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
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岷
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苾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
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于位其孤
斁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
其第祀以書走亳州州一無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
年鞏爲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
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爲循吏
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
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
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
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
明年八月甲寅廼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

有善不自自無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
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拙雕琢琢一作以平
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
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
民去害與利若疾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
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有一作功君辭不
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
為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
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
輸麥於鄴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

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
民絕橋閉門留君以間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
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
益字無一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一作無
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今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
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
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
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
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
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

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爲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爲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敘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畧者三事而已今無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夔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卽位恩遷祕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

今上卽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畱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數也君旣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卒不得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人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

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達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為濮陽人曾祖考溫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警絕人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為廣濟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若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公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為試

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為例晏殊為三司使秦君為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公具材用治宮室五日而用足 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王醜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為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為德入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謀廣市邸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謂君禍始此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

出爲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
小法知虔州池州福州揚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
尚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荆湖北路
轉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
鄂州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論之曰前事君職也於
吾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明京家而奏字其子
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月遷尚
書兵部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
取一作收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彌爲
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爲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

中淮南轉運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
州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
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爲水利又開新
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兗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兗
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畱司御史
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
月癸亥終於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
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
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
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臯子英未仕也

女七人適蘄州黃梅令李綱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
一作班殿直侍其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劭鄧州
穰縣主簿李毅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
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
然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
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
顛蹙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
不能及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
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
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某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

在鄆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羈勒見事為萬之一形則潛
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壟上
夜焚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
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起君策畫
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為屬草藁監杭州龍山稅一作酒

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
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

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卽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一作選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一作窮下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蠶戶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爲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

齎貨爲市須負重者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收官屬并孥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瘦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瘦死人謹叫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卽本路爲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峒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道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爲不可乃止召爲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

課法以滿歲爲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爲權管
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
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
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掇其大者如此
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議慷慨辯且
強也方微時已數劇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強守所
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
已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
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
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也工於爲文諸子

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爲盛云君臨江軍新淦
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
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
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
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
廟齋郎餘蚤卒女三人嫁集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
吉水縣主簿應昭式進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
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
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
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於君爲最舊來乞銘銘曰

有綽厥政流播

一作播

在民有蔚斯文薦美於身孰委于

外不源于內于內曷以以其豈第其立栢栢不回不倚

施不盡有子則多賢曷久厥問闕辭幽

一作阡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
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
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
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
為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

郡藥城人也曾大父鉞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
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
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
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果始以
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
至千餘篇為人踈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
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
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
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踈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
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

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
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
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
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
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
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
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
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

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
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
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
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
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
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
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榮
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窮發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
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

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君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爲狀授使者告於鞏曰先君葬旣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行宜有述乃爲之誌其墓而銘之其敘曰惟范氏傳序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寧之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

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爲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爲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強力篤學爲人恭遜質儉能自修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爲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勸其內者亦少也始爲江都會歲早張若谷爲揚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

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為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為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為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寤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為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卑辭貌煩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為雲安主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為臨江以興學教人為先而厨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語訕君

君不為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虛已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叅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莘叟巖叟澤叟商叟蒙叟真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修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

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爲之見於
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
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溫溫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爲一世之棄君
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曷以
知之眎此銘詩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士疆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
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
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

去溫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事昇爲
將死昇追以爲其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昇子璟
爲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祕書
郎賜緋魚袋 宋旣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
隨之京師得爲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爲
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爲祕書丞亦死女四人
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
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
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
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

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在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尤多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仙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

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丘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卽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爲建安王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及

觀公所爲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
笞罰唯豪劇吏以一作而一作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闔縣爲
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
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爲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
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憚吏使不敢
動搖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眙至
以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
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
丞知新繁縣縣有宿姦數人公旣繩以法其餘以恩信
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還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

田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爲
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
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
苟有萌孽一切擿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
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爲頌以獻公使歸
之曰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
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爲動獨取其首五人卽日
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旣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
繫獄當夜劫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
最多號難治公旣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

之暇時爲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爲後
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
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爲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
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
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行一作仁曰
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
張氏處三者或作二人安石今爲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曆
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
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
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爲人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

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斂色下氣

一作斂氣下色

致孝於

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
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
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
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
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爲之銘其尤可哀者曰
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
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太子司禦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

故世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勲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 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間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眎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鄰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

者皆不校旣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晄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 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

偃以側服章華好 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隕然順退媚
于林丘不蘊爲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
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旣壽而
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
昭示無極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回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
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廷銘
一作諡仕閩王爲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政贈祕書丞考諱
平爲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容季嘉祐

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簿治平某年某月甲子
卒于家年三十有一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
義鄉衆又管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
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
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
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刻意學問自少已能
爲文章尤長於序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
馳騁衒鬻亦不子子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
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
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

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竝出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序序之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目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序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范景仁墓誌銘

蘇文忠公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旣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

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璠妣張氏累世皆不仕

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

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
宋綬畱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
朝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
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
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
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
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

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
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 温成皇后太常
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
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
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
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
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
公乞正大臣被 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
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 章獻
章懿 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

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閒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

獄犴克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太於此者乎卽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畱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

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 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

日乎凡見 上面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 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克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克 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

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
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
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
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
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旣考 仁宗又考濮
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
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
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
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

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
之 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
讀群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
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
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
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
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
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
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

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 陛下躬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公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詞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 詔而御史知雜

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

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
死生甌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
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
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
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 朝廷有大事軾言之官制行
改正議大夫 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卽位
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卽位復還 僖祖
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
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上卽位公又
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
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 詔長子清
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官
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
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
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
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
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

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
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
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
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
而奏樂成 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
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
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
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獎以樂

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
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
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
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
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
及 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
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
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
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
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

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
兄鏊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
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
是兒亦必然矣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
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
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
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
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
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 詔修唐書 仁
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

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公胡騎
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
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
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韻
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
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
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
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獄廟
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
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

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社主簿祖
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
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
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
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
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
論儲嗣事 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
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
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
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

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
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
受其害而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 三詔不起
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

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
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
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
尚告來者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
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
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 帝以是知之既
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
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 帝曰

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縑繆
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
不然雖上聖不治 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
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
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 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
文飾洞見肝鬲 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
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
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 帝信之
故相與造事謗公 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
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畱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

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 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 帝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 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 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

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畱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 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 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

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縠縠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徃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

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

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
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
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
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 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
不當以其子判鼓院 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
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 上悟爲罷之
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
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
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

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 上
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畱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
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
林牙楊興公來聘 朝廷憂之公見與公開懷與語問
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
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
畱此乎 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
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
有死所報 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
短 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

續通志九
首曰 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
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
懼棄家而芟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
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
田稅察墮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
臣將除公并州 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爲鄰
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辯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
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
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纂
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

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
以此遺 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
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上
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
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 陛下而已不能事黨
人願 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
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 上爲改容公
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
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
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

時有

曰臣

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
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
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
榮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
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
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
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
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
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武自
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

者躡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
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
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
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
兵或喪先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
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
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
葬之著作佐郎朱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
田賜之敕使謝諶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

疏姦狀 上為罷黜諍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
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
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鄆有劇賊數
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
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
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
口詩以美之時睢南京東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為備
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
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
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

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
如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
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
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
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
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
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
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
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泂邊安撫以下
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

則澤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閣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恂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捃誣以事有至死者公

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羅瓦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

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祜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

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什賴帝之明雖什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

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
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歐陽伯和墓誌

張文潛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
之長子也爲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
志好禮刻苦於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太儒以法度檢
束士其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
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旣長益學
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
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

務爲抄掠應目前必刮刮根本見始終論次使族分割
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
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
意用是亦不敢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
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君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
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
三遷爲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句當箔場遷光祿寺丞
賜五品服句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爲奉
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
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爲殿

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
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爲言事在社佑通典甚
詳襄卽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說同
異折中爲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卽薦君刊修
君爲推考是非取舍此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
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
詳定詔從之 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其後司天
官周琮干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
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
較三家攷古註又自因事立制先爲定儀奏之 神宗

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
如銅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 上以爲然遂
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
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
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
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尚數十篇夫人吳氏
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
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
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
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耻云誰之似唯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

公諱瑤字某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真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狡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搯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

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

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朽窾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九



